

如何成为“国际一级诗人”

今年3月,由世界汉诗协会(以下简称“汉诗协会”)等主办的“三峡国际旅游诗会暨第三届当代诗歌邀请展”在湖北宜昌举行。会上,有8人被授予“诗博士”称号,10人获“国际一级诗人”“国际二级诗人”称号,15人获“中华诗词文化传承人”称号。这样一则几乎没有主流媒体关注的新闻,即使在半年后翻出来依然吸引眼球。

耐人寻味的是,早在2016年7月,汉诗协会就出现在民政部曝光的第九批“离岸社团”“山寨社团”名单之中。躺在名单中的这两年,汉诗协会依旧活跃。2017年3月,第六届世界汉诗大会在香港举行。

这场被主办方誉为“预示着中华诗词文化的春天将要到来”的“盛会”,参加人数逾千人,但在亲历者的口中却呈现着另一番景象。作为福州代表团的团长,网名“独孤行吟FA”的某先生表示,他组织了自己所在诗社26人参加大会。“除了当天参加了一会儿组织形式乱糟糟的‘大会’之外,几乎是全程购物。”他直斥主办者为“诗痞”。“港澳关你三两天,收尽澳元与港元。几日爬回大陆架,已是瘦骨及黄颜。”这是他在回程火车上所作的诗。

另一位参会者透露,主办方事前承诺,仅需交报名费400元,活动期间不再收任何费用,不强制购物。

1030名“怀着对诗歌的虔诚之爱”的诗友从全国各地赶来。结果,参会者还在从深圳入港的车上就领教了强制购物的厉害。一位张姓导游声色俱厉地说:“你们到这里就要听我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大会,反正你们吃我的、喝我的、用我的,不购物就给我下车去!”张导游推销的是每盒380元的白虎膏和每盒390元的“马黛均衡”。在威逼之下,每人都被迫选购了一份。重庆的张先生购买的是“马黛均衡”,回家打开后才知是大约两克绿茶。

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,接下来导游还强迫每人在免税店购物,挨个儿收钱,少则数百元,多则数千元。到香港后,安排了一整天用于购物,先后到珠宝店、手表店、百货店等地。每到一地方,至少关起来两个小时不准出门,非购物不可。在香港行程结束前,导游竟然强迫每人给司机100元小费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看到这里,你或许觉得,这不过是超低价旅游然后强制购物的升级版,只不过披上了唬人的文化外衣。查阅一下汉诗协会的组织机构,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

协会的荣誉顾问、荣誉会长、终身会长、会长的名单中,有不少当今学术界大腕儿和文艺界名人,甚至有政府前官员。

在执行会长和创始人周某



网络配图

哪些“大帽子”文艺社团是“李鬼” 山寨文艺社团调查

您听过“国际一级诗人”称号吗?您知道中国的赋帝、赋后都是谁吗?您收到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破格入会的邀请函吗?“山寨社团”的世界是一个令人咋舌的存在,在这里似乎一切皆有可能。

所谓“山寨社团”,是指一些冠以“中国”“世界”等“大帽子”的社团组织,多是在境外登记的“离岸社团”,与国内合法登记的全国性社团名称相近甚至相同。虽然它们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,但其以肆意敛财为本质的本质,显然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宗旨相悖。

的博客中,赫然列着他与很多名人交流的文字和照片,还有书信往来。其中不少人参加过汉诗协会举办的活动,为活动站台。我们不能苛责这些名人缺乏甄别力,他们或许只是被一个诗界后学忽悠了,并没有太在意活动的主办方是否在民政部登记注册。就连某县委机关报竟然也看走了眼,在第四届世界汉诗大会召开后,刊发了一则该县某中学毕业生“喜获世界级大奖”的消息,这位毕业生获得的就是“中华诗词文化传承人”称号。

周某何许人也?能把这么多社会名流和平民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中。网上资料显示,周某1977年生于湖南桑植,唯一学历是在一所全日制中专毕业。2002年,在北漂期间他利用打工积蓄创办某文化艺术研究所。2003年,在香港注册登记“世界汉诗协会”。

随后的十几年间,他在北京、西安等地的诗歌圈中辗转腾挪,借船出海,汉诗协会越做越大,上当的人越来越多。他摸透了某些人的心思。他们希望加入诗歌组织、渴望获得荣誉,但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加入各级文联、作协等下设的专业协会。每次参会的费用几百元到两千元不等,有的人甘愿出这些钱。不少文化人碍于面子,被坑骗后耻于报警。而正牌儿协会拿他没辙,只

能在自己的网站上贴出警示。

谁是赋帝、赋后

在汉诗协会的常务理事名单中,我们发现了另一位周某的名字。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华辞赋家联合会(以下简称“中赋联”)执行副主席。在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上,中赋联也是查不到信息的“离岸社团”,只不过它还没有被列入曝光名单。

打开中赋联的网站,让人大吃一惊。俨然一个独立王国,上面赫然写着赋帝、赋后、赋姑、赋宰等名号,秩序井然。赋帝本名潘某,1962年生,现任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、中华文艺家联合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家协会主委等。这些组织无一例外是自创社团。潘某还曾以赋帝身份“授予”屈原、宋玉、司马相如等数十位辞赋大家雅号。他和手下多年来以中赋联的名义忽悠了不少单位进行合作,其中不乏知名国家和地方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。

与周某一样年轻“有为”的还有一位黄某,他的名头是中国诗词协会(下称“中诗协”)会长。据介绍,他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80后,在北漂期间创立了中诗协。只不过中诗协办得没有汉诗协会“成功”。

中华诗词学会(中国作家协会主管、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

性文学类学会)与黄某的草台班子只有两字之差。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庆霖说,山寨诗词社团繁多,民政部公布“山寨社团”后初见成效。一次,他们要在政协礼堂开会,礼堂的负责人说,你们是中华诗词学会还是中国诗词协会,后者我们不接待。不过,许多“山寨社团”被曝光后依旧招摇撞骗,这让刘庆霖无可奈何。

来自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邀请函

近期,深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会有会员反映,收到一份盖着中国书法家协会印章的邀请函。“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决定,针对长期从事书法工作者推出了一个破格入选会员的政策”。不过上面只留了一个联系邮箱,连电话都没有。

得知此事后,中国书法家协会(中国文联主管、经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社会组织)紧急发表声明,“任何个人、机构以中国书法家协会名义发出邀请函、通知书或其他方式向书法爱好者索要作品、钱财的行为,均属诈骗行为”。中国楹联学会(中国文联主管、经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社会组织)表示,也收到过挂着学会名称举行评奖活动的举报。文艺领域是“山寨社团”的

重灾区。民政部公布的每批“山寨社团”名单中文艺类社团都占相当的比例。2016年6月,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在京召开了应对“山寨社团”问题专题研讨会。

会上,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顾立群表示,不少人愿意加入“山寨社团”,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一些人在艺术上没什么水平,希望加入看似高规格的社团,获得奖项、证书给自己镀金。有些江湖“艺术家”靠着吓人的头衔赚得盆满钵满。

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、秘书长高琴说,“山寨社团”在行业内造成非常大的混乱。一些“山寨社团”和不明真相的单位长期合作开展活动,导致这些单位误以为我们这些合法团体是假的。个别在合法团体任职的人员也在“山寨社团”任职,客观上加剧了混乱程度。

“山寨社团”几乎覆盖了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,其中书法美术则是重灾区之一。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对记者说,这与这两个艺术领域的门槛较低有关。书画艺术比较有大众基础,群众参与度比较高。相比之下,芭蕾舞、钢琴、油画就很少看见“山寨社团”。因为这些艺术门类的门槛非常高,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没有发言权。在书画领域,外行充内行,鱼龙混杂,这也与全民审美能力的严重缺失有关。

陈振濂说,拽着头发写书法、抱着人写书法的现象不时见诸新闻,以丑为美的现象时有发生。我们的美育教育出了问题,美育老师不是教给学生欣赏经典艺术品的能力,而是急着教学生绘画写字等技术层面的东西。提高全民审美能力迫在眉睫。

在监管层面,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人表示,民政部门决心很大、力度不小。目前全国各地已依法查处取缔非法社会组织300多个,曝光和取缔是民政部门同时采取的打击举措,曝光没有代替取缔,也不会代替取缔。根据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,对未经登记,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,依法予以取缔,没收非法财产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我国出台的《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已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。

在执法层面,确实存在困难,不少非法社会组织没有固定办公地点,往往是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还有不少非法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活动,线下固定活动地点很隐蔽,导致民政部门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打击存在发现难、取证难、查处难等难题。

打击“山寨社团”,需要一场“人民战争”。民政部负责人表示,曝光名单既有利于民政部门发动全社会力量收集线索和证据,也能达到震慑作用,迫使不法分子终止行骗、尽早收手。同时,也提醒社会公众在社会交往中提高警惕,辨清“李逵”还是“李鬼”,避免上当受骗、造成经济损失。(据《光明日报》)